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轉版

盧父因原住房屋不敷應用現又遷居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親友及日報稿件望改寄此間爲禱

盧父因原住房屋不敷應用現又遷居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親友及日報稿件望改寄此間爲禱

小說家李漁稱氏。聞

三日夜逝世云
本報編輯主任許塵父。發辦一情
雜誌。現已付印。不日當可出版云
小說世界銷路甚旺。聞定戶已有
二萬餘。」
陳警心所編之商旅友報。現已付
印。第一期內容。小說有徐卓卓
沈劍濡朱松廬等著作。約在六月
二十五日出版云

這天星期日。

家裏覺得很是寂寞。忽然我的朋友譚君到我家裏來看我。他劈頭一句便問我道：「你曉得何哲元死了嗎？」我答道：「不曉得啊！你從那裏聽來的呢？」他自從年前去了北京直到現在，祇於去年三月裏寫過一封信給我。所以他近况怎樣，我也不知道哩。好好一個人，怎麼麼死了呢？你曉得他得着什麼病的嗎？」譚君喝了一口茶說道：「這話說起來很長哩。哲元前年到了北京，便在一間洋行充當打字員。聽說每月薪俸也不十分豐厚。祇不過三十塊錢罷。他後來不知怎樣認識了一位女郎。伊是北

梅雨困人天留客此

身歷其境者不覺其佳焉去年四月望後始來滬行裝數卸訪學友
 黃蘊珠女士於白克路朝歌園適蘊珠赴滬也
 已六下婢時近黃朝歌園適蘊珠赴滬也
 之孤坐以候偶翻案上書落一紙拾視之文曰
 洋場十里紙醉金迷曲院三絲清竹脆吳道韞夕鵲夕相印以心
 須知我卿卿無非是假長三么二好務肉慾之淫擺酒碰和偏有
 痴心之客一旦金盡誰憐陌路蕭郎半役神傷嗟嗟延既結回首
 風流何在一大夢宜醒驚心綺債既償憤憤須早諒情君三思淪落
 予閱是書如墮五里霧中不異夜半失髮莫明其妙私念蘊珠籍白下父
 官於臨安故居假子湖畔母多疾遂遷於黃敬浦濱於延醫焉蘊珠
 本性柔順尤愛虛名操守之嚴逾於儕輩所謂黃敬浦濱於延醫焉
 本性不什襲而珍藏且此書之意類妻規其夫莫作長安十日遊者蘊珠
 無手足書自何來予真百思不得其解矣既念他日人書于我底事一笑置之
 之詎知此藉尚未挾入冊中一綠色信封又發現於眼簾予擬將前箋
 挾入信手翻閱又見此綠色信封又發現於眼簾予擬將前箋
 收愁自石頭城發抽其箋則爲五古二首詩曰
 予君之出矣眉鎖未曾開我心即如石石亦望夫同
 自君之作矣妾心長脈脈愁緒結以春蠶輾轉千萬折春蠶有眠
 時委身眠未得此速情兄遊轍淪落第一書
 予閱畢不禁淚爲之下似此怨切心腸痛入骨髓之書不獨深情悱惻似
 泣似荷非全無心肝者見之必恍然悟教然歸矣何待其發第二書今
 既第二書在此受信八豈無腸公之邪抑無心叔寶邪不然何以心硬
 於鐵而絕不勒懸崖之馬收轉舵之舟哉予果至此門上之電鈴釘
 一若告子以有人來秘杭當速藏之意也

京某富商的女公子。哲元同伊發生戀愛。兩下愛情熱度達到沸點。哲元每天從公司辦完事回來。便去訪伊談心。一逢着星期日。他們雙雙挽着臂在公園散步了。人家瞧見他們。那一個不羨妒一對生天生佳偶呢。這樣不上半光景。他們便結婚了。起初新婚蜜月。愛情還算濃摯。但過了些時。那熱度就慢慢降下來了。有一天。哲元的妻子央他替伊弄件閃光緞夾襖。但是哲元算一算這件衣服。要二十多塊錢才做得起。再想想自己每月不過掙三十塊錢的薪金。連一家裏的用途。尚且岌岌乎不夠。那裏生得出這二十多塊錢來替伊製造件衣服呢。因此狠惡的對伊說道。「妙霞……你要原諒我啊。我的經濟地位。諒你是知道的。你叫我……伊不待他說完就冷冷的說道。」你沒有本領。誰叫你要討妻子呢。隔壁王先生。也不過是一位銀行的寫字員。你看他的夫人。穿的是絲羅。帶的是金剛鑽呢。我現在不過比你製作衣服。又不是要我金剛鑽戒。也用不着說起什麼經濟不經濟啊。伊說着。索性大哭起來了。這時哲元沒法。祇得忍氣吞聲。低頭不語從此以後。他們的感情便日形冷淡了。伊有時偕着四娘家去為名。哲元不好說伊不是。惟有自欺欺人罷了。沒多幾時。伊便題出同

同業
公限有
總

他離婚了。哲元聽了好像半空中打了個霹靂。登時氣得發昏，章第十一。眼中禁不住落下幾滴熱淚來。他因為情場戰敗，所以終日鬱鬱寡歡。須知憂能傷人的。後來哲元竟得了肺勞病。今年正月裏因吐血過多，就脫離塵世。赴修文之召去了。聽說他臨終的時候，口裏還呼：金鑄！愛情！不止呢。這都是我的表弟寫信告訴我的。他同哲元是同事，所以能夠知其事最詳啻。

我聽譚君說完。不禁歎了口氣道：「一位有爲的青年，竟作了情場的鬼。真可憐哉。」

○遲我三年

謝鄂常

太陽是普照無私的。但是照在那一家新屋後頭的白漆晒台上。分外顯的光彩。晒台的四角。安置了幾根竹桿。把一方一方的尿布掛滿了。那和煦的春風吹上去。一飄一飄。好似萬國旗般揭着一個神氣勞頓的少年匆匆地過來。後明又跟着個僕人。捋了許多行李。似方從他鄉榮歸的樣子。他到新屋面前。望了多時。決定是他所訪的一家。隨整了整新麗的衣服。興興地叩門。正在舉手的時候。那門兒忽然開了。裏邊出來一個人。正是他心上的伊。雖伊然仍在自己家裏。已早換了服飾了。不是他三年前見伊的服飾。更不是他所希望見伊的服

蘊珠回携一美男子服西裝而面敷粉左手握蘊珠掌右則撫蘊珠肩狎
暱之態令人不堪入目予大驚竊怪蘊珠移性之速有出人意料者蘊珠
則仍神色自若與予道離情並介紹男子以見予且通姓名焉予始知此
人即趙玉芙玉芙目眈眈視予不稍瞬一若欲吞予於腹以爲快予頗不
安大有不寒而慄之概幸有蘊珠在心稍慰晚餐時亦不敢談借宿問題
蘊珠亦不言顧作東道主餐後邀觀戲予恨玉芙辭焉遂回逆旅
次日有客造訪視其刺即玉芙辭以疾越日又來仍以閉門羹烹之又五
日蘊珠來予遂詢以與玉芙之關係曰外子也本中表兄舅氏沒後家遂
中落母念手足情遂贅爲東床予問其家屬尙有眷屬否曰除一母外無
他人予冷笑曰子深悉之邪曰咸串深况烏乎不知予遂無言蘊珠不責
予言之唐突亦不思予言之奇異但言玉芙之舉止風流滑溜不絕于則
自不知何故聞玉芙名即如刃之戮心甚不願聞此不入耳之言乃飾詞
訪咸以逐蘊珠蘊珠信之訂翌午遊半淞園之約而去

翌晨起予以滬事畢不若早返遂束裝走辭蘊珠時玉芙尙夢遊邯鄲施
其風流迷人之手段不知予之來辭行焉蘊珠則堅留不令行予不忍故
拂其心暫允再作三日之滬濱寓公蘊珠乃歡笑予恐玉芙醒則不免再
現虎視眈眈之態蘊珠下樓作促膝談彼門上之電鈴又發釘……………
之聲蘊珠出拔關以快信回置於案轉身上樓蓋去蓋章也予視函面
字蹟又爲淪落者不覺長嘆曰痴心女子負心漢嘆未已蘊珠突入詢予
曰誰爲痴心女子請明示予籌思至再若不說明未免有虧友誼若言之
又恐蘊珠已知之故令玉芙胡淪落絕言之似誅蘊珠心感兩難乃謂之
曰妹思此函爲女子手筆豈趙先生太夫人手澤邪蘊珠聞予言點首不
語拆書與予並觀書云

(未完)

飾。並且手中抱了一個孩子。呀呀的叫個不住。算是歡喜他呢。驅逐他呢。那孩子自己也沒有清楚哩。他頓時把一副面孔變了灰白色。那身子也不知不覺的縮了下來。再也顧不得伊的喚他。和跟僕的怎樣。回頭向新屋傍橫路上奔去。跑沒有多路。那雙曾經奪過賽跑飾梯的脚。作起怪來。一步也移不動。不由得坐了下來。一雙頹唐的臉子仰着天。氣喘喘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但他一般憤恨的氣就冲着出來。氣促的說。咳。我從前是無依靠的孤兒。是最苦的孩子。餘有一個人來看顧我。現在是有錢了。親友都迎着我贊揚。再也不作我無父的孤兒看待了。咳。現在正是合着伊們的心。好如我的願望了。什麼不遲我三年。就此……他說到此地。身子抖得搖不住。神經也差亂了。『萬國旗式的尿布影子，正借着努耀武揚威的照着他。好似說。你本是社會上輕視的窮措大。無父之兒。再不要妄想同我們有財勢的主人爭勝。我們主人在二年前得了勝仗把如花似玉的安琪兒做俘虜品。哪。我們就是戰勝後的結晶代表啊。』

接第七版

隊學生。持着毋忘國恥。裁減軍
隊。促進憲法。和救國軍。……
的旗子。由我的身邊過去。但是
救國軍的旗子。都是倒的。當
在愛國的時候。以為是學生的疏忽
罷了。也不介意。正在那裏想的當兒
。被鄰家的犬吠。把我驚醒了。仔細
一想。救國軍的旗子倒了。豈不是一
個恥辱嗎。唉。不知還是我
因為看了這特刊的呆想。還是中
華民族未來的預兆。

題綺芬浪墨應張生

典麗高文國士風。漫言小技愧雕
蟲。詞林偏說孫郎筆。名滿江南
又浙東。
少孫補史費艱辛。浪墨吟懷日日
新。滿目琳琅驚紙貴。文人心血
自通神。

反聊齋

緣綺芬浪墨應張生
聊齋一書海內傳。幾於人手一篇
。後人效之。有後聊齋。……
佳也。尤足與前書相頡頏。空而前
之名著。

※乙盧徵求舊稿
送承諸同文惠函。將拙稿彙編。……
世衡汗。勿勝感荷。茲徵求小說。……
乙盧。……

◎歡喜世界徵文
本月刊以小說為主。持約撰述者。……
海上名士。然異曲同工。各具精彩。……
薄海同人。不能不一預約。……

金鐘牌化粧品



製司公亞香海上

松廬徵報

如有以陽曆一月一號起至即日止
新聞。……

欲收古董者鑒

敝處藏有古董十餘件。……

本報招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
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
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孫緯才新發明
淋止濁毒散
淋濁初起。紅腫。……
老濁丸
治老白濁。……
下疳散
拔毒去腐。……
定價特廉
外本函購。……
診察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
中法學堂北一號

何海鳴書贈對聯
聯聯潤例。……
優待券
凡剪下此券。……

王景石帶字
堂屏條匾額。……
號昌鎡戎州蘇
本號開設多年。……

綺芬浪墨出版露布
之江少年。……

常州
收件處。……

良友雜誌出版預告
本雜誌。……

文諸家名十六
歷朝。……

談偵探中國
偵探之術。……

貧富感言 謝不敏

坐着極光彩的包車。穿着極華美的衣服。才下茶樓。又進酒館。帶着僕俾。供給他的呼喚。這豈不是那發財的老爺嗎。提着稀爛的竹籃。背着斷續的蘇布。冷得要命。餓得要死。還要惹人家的厭惡。這豈不是極貧寒的乞丐嗎。唉！爲富翁的也是人。做乞丐的也是人。爲什麼爲富翁的有飯吃。做乞丐的沒有飯吃呢？爲富翁的有衣穿。做乞丐的沒有衣穿呢？爲富翁的有屋住。做乞丐的沒有屋住呢？豈天下間的布帛。錢粟。……專爲這些富翁而生產的嗎？據我看來。富翁之所以爲富翁。亦不過籍前人之體居高位。或現在之軍閥政客。……大逞其要錢之手段。剝削人民的膏血。以充私囊。什麼遊戲場。快意事。消遣物。不惜重資。無所不爲。等到人民只有光骨的時候。又把國家的地皮賣起來。租起來。他們有了這種生意。豈不就成了一個富翁嗎。鄉間耕田作土的人。晝夜忙碌。所得之代價。除了今日田捐。明天金庫之外。竟不能再得一飽。遂至妻離子散。

直放得半點多鐘。而黃浦水已長了兩尺多淚水。你們不信。去問一間卅子。就知道。

米米米米米

●記同學君五月九日的演說

八齡女生陳鎮玉

今天是五月九日。我們出來遊行。是爲着什麼。諸位想來。也曉得這是國恥紀念緣故了。但是國恥是全國人民的恥。並不是單獨是我們學生的恥。要洗掉這一條件的恥辱。必定要全國人民大家努力奮鬥。纔可以達到這種目的。所以同胞們如果不甘永久受這種奇辱。必定要想個法子纔好。但是這法子要政府和官僚來想。是很靠不住。還是我們國民自決的好。如今我有一個很簡便的法子。只要能實行。就要日本倭奴的命了。這個法子是什麼。就是抵制日貨。抵制日貨四個字。耳朵裏好像聽得很熟。不過一件事物說說容易。做做却難了。那一年不是竭力抵制日貨的麼。那曉得沒有多時。仍舊不起勁。被那倭子笑我們是五分鐘的熱度。真是恥上加恥的事。我們這一回

情愛

(六)

盧松朱

抵制日貨。可不要再像那一年的半途中止呀。

是有神經病麼

韻香閣主

馬鵬飛是一個很可愛的學生。他對於學校內的功課。沒有一樣不好。所以他們學校裏。不論教員及同學。都很看重他。至於他的父母更不必說。看見他總是迷格格的笑。那一天。學校裏是放假的。馬鵬飛滿面愁容的走家去。口裏念著『國恥國恥……』有熟人招呼他。他亦祇當沒有聽見。抵着頭一些都不睬人家。人家見他故却常態。背也多義論道。也

然但是這事未免有些近下的話再說不出了。叔了。你。我。早些回去。理。人。同。出。了。旅。館。叔。明。替。他。各。自。回。家。整。理。行。裝。預。備。有。一。天。旭。日。東。升。的。時。候。箇。心。急。慌。忙。在。那。裏。等。車。般的。明。眼。玲。瓏。般。的。心。肝。歌。汽。笛。嗚。嗚。嗚。幾。聲。早。風。馳。

是有了神經病了。
 是有神經病了。一定是用功太過之故。馬鵬飛走到家中。就放聲大哭。倒把他父母嚇了一大跳。問他為什麼緣故。他只是不說。他把他的草帽也剪了。洋磁盆也摔了。屋內的東洋貨。統統給他打成一個落花流水。他的父母嚇得抖抖的道。了不得我家的鵬兒是有了神經病了。
 國恥夜的怪夢
 謝不敏
 五月九號的那一夜。我疾首痛心的看那報館裏所刊的國恥特刊。所以直到二點多鐘才到睡鄉裏去休息。忽朦朧之中。好像見有一

讀書俱
樂部

糊口四方了。願以千金作消遣。不願一文助貧寒的富翁們。試開目一看。閉目一思。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此篇做成時。作者之眼淚。

假真

天說這道是再好沒有。但是你的行李
也說的誠懇的。這道須知我的爲了你就是。
去情願的。但是這筆旅費！我現在手裏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
優美之等香烟



大英烟草有限公司
總代理
英商大英烟草有限公司
總代理

鳥鎮路口。有一幢單開間的舊式房子。踏進門。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兩旁擺着四盆蕙蘭。二盆梅蠟。一個小客室。當中挂一幅吳昌碩的篆書中堂。側邊七上八落的兩副宣紙聯。裏面一副。是天台山農劉介玉的魏碑。外面一副是孤雲散人王歐來的楷書。左邊是一堂字屏。署款的叫阿梅。原來是清道人李梅庵先生的真蹟。右邊四幅墨竹。只有第四幅寫着一個癡字。二個大號圈章。上面一個是「十年前舊板橋」七字。下面一顆是「七品官兒」四字。據這屋主人說。是鄭板橋醉筆。左邊蝴蝶牆掛的是獨幅合錦。第二章是袁太子寒雲的信札。當中是白龍山人王一亭的鐵筆老人。第三幅是恨天女士的詩稿。那右手的蝴蝶牆。還沒補壁作品。天然几上。只有一隻金魚缸。二尾黃色的小魚兒。像同命鴛鴦的厮守着。靜寂寂的度他甜蜜的歲月。客堂後面是一部扶梯。走到上面。是一個夫妻們的寢室。一隻鐵牀。兩隻寫字檯。二把藤椅。四隻排凳。除了這四件以外。只有幾只書架。上中下三層。滿堆着書本。我想這屋主人。一定是個書店店官。買幾本書。必然可以便宜的。所以走到書架前去揀合我心意的書本。那知道幾架書全看過。沒有一本科學書。都是小說雜誌。什麼快活星期紅笑東方游戲學生魯濱遜飄流記福爾摩斯偵探案等。名目很多。心裏果然記不清。就是拿筆來抄。到可以變成一冊海上小說雜誌的臺目。我的心中。不知不覺的暗笑起來。我笑的不是別的。是笑這主人是個小說迷。把寶貴的金錢瞎拋了。還落得一個「書局屈死」的頭銜。這主人的姓名叫什麼。我是沒有知道。我不

笑天

同學的不過十前在浙江女師範分袂以來。沒有會過面。現在我們差不多都有三十幾的人了。自然是羅敷有夫。嫁雞逐雞的。我今天來的。是有一個同鄉在昨天說起。所以不管三七廿一。冒冒失失的來訪問一聲。那知道進門的時候。因為門兒虛掩着。按下又沒有人。女主人是同學。所以直上樓房。雖然冒昧些。橫豎自己是女人。不比男子們上樓。人家就不假調色的。當我上樓的時候。我的心中。滿望着賈朗詞笑面相迎。握手道故。姊妹姊妹。親暱一番。那知道大失所望。樓上抵有一個男子。背朝窗。伏在窗前寫字檯上。一動也不動。連我的步聲。好像沒聽得。我抬頭觀望的時候。看見一張炭畫。掛在牆上。畫中人就是賈家姊妹。所以寬放了一半心。因為要在無形中審察賈姊所天的職業。祇好四下默察。後來看見了幾架小說雜誌。所以料他是書坊店官。和書局屈死。我心中已有了把握。呆呆的站着。是沒用的。祇好開口道。此地有姓賈的麼。那男子回過頭。對我一看。把頭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笑嘻嘻的答道。請坐。女十問姓賈的。他是男子呢。還是女子。我說是女子。他問道女士姓劉麼。我點了一點頭。他便立起身。拿了一支大長城和一盒火柴。走到我的面前。說用煙……。第二個煙字還沒有斷音。手中的火柴。早已霹一的打着了。我受了煙吸着。他走到牀前。擦開蚊帳。低低的叫姊妹。……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詩經曰。歲逢壬子。月旋 寶既望之三日。某某師與某某女冠行結婚禮於禪寺。一時經會真。自在天中。青開並蒂之寶蓮。綠交柯之祇樹。華冠絡紵。細裝羅漢之金衣被雲衣。鬆挽麻姑之髻。合香則醒月飲。挑巾則色相非空。功德池飄泊文。慈悲室穩棲海燕。於是善男女聯翩皆。野和尚雜香而來。賀釋子之新婚。視門之創舉。歡醉瓊筵之酒。笑香玉版之。果食菩提。飯餐香積。迨至爐麝燼。獵乾。夜半闌。人盡散。瑤臺下鏡。羅垂鈎。纖手握兜羅。酥胸露卅字。春探香洞裏。錫杖飛霞。禪參歡喜場中。蒲坐肉。願此後卿卿我我。同遊自在之天。則將來子孫孫。永累長生之果。此頌奇事奇文。一時稱爲雙絕。

鄒臥霞。原是一個很活潑的青年。因爲吸上了萬惡的鴉片煙。所以瘦得不成人形。像風乾縊死鬼一般。鄒臥霞這樣的過了十餘年。把祖傳的鉅萬家私。俱被他吸入小小煙斗之中。弄得一無所有。

一天清晨。他在一條破絮之中。吞了些土皮。伸出飛蓬的頭來。瞧々四壁。空無所有。乃長嘆了一聲。對他老婆說道。『我如今覺悟了。從今天起。一定要他這萬惡的鴉片煙戒絕了。』他老婆聽了這句話。也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答道。『你現在覺悟了麼。唉。……來八及了。……就是你再要吸。也沒有什麼可以變賣了。』

(余同天)